

金恒鑣

愛樹情結與 自然保育



我 每天早上從松山機場起的敦化北路頂端，往南開，車子滑到仁愛路的大圓環，方向盤便往西轉到仁愛路，到了林森南路左轉便會接到南海路上，不久我的辦公室——植物園內的林業試驗所研究大樓——便可看到了。這一條路線，其實並不算捷徑，比開建國南北路高架橋慢，只是，我看上的是敦化北路與仁愛路上的蔥鬱林蔭。還有，我在台灣的第一份工作已經延續到今，從未有換工作的念頭，事實上是看上工作環境太好的緣故，我愛上台北植物園的綠意。我的研究室的窗子朝南，窗子本來有一掛百葉窗簾的，我搬進來的時候就拆掉了，為的是能看到窗外四季輪替的各種色調的綠。每天一跨進研究室的時候，不論是有陽光的或者落雨的日子，滿窗的綠葉馬上會招呼著我。這種日子，前前後後已伴我渡過十二個寒暑。有時事情忙不過來，在研究室呆得晚些，窗外由綠而墨

綠而漆黑。那些枝桠與葉子在植物園的微風裡，發出沙沙的聲響，加上室內燈下我的身影，伴我弄完當天的閱讀或寫作。然後，我又在仁愛路與敦化路的綠色隧道中，開車回家。

生活在台北市的人，大約沒有人不喜歡仁愛路與敦化路上的樟樹。樟樹葉子光滑，長在枝梢上看起來細細碎碎的，只要有點風來便能起舞，帶來淡淡的樟腦的香味。樹幹筋絡分明，粗獷中帶著細膩的條紋。樟樹是我們家中每一個份子最喜愛的樹種。家中一塊有泥土的小園子，便種了一棵樟樹，已有3個人高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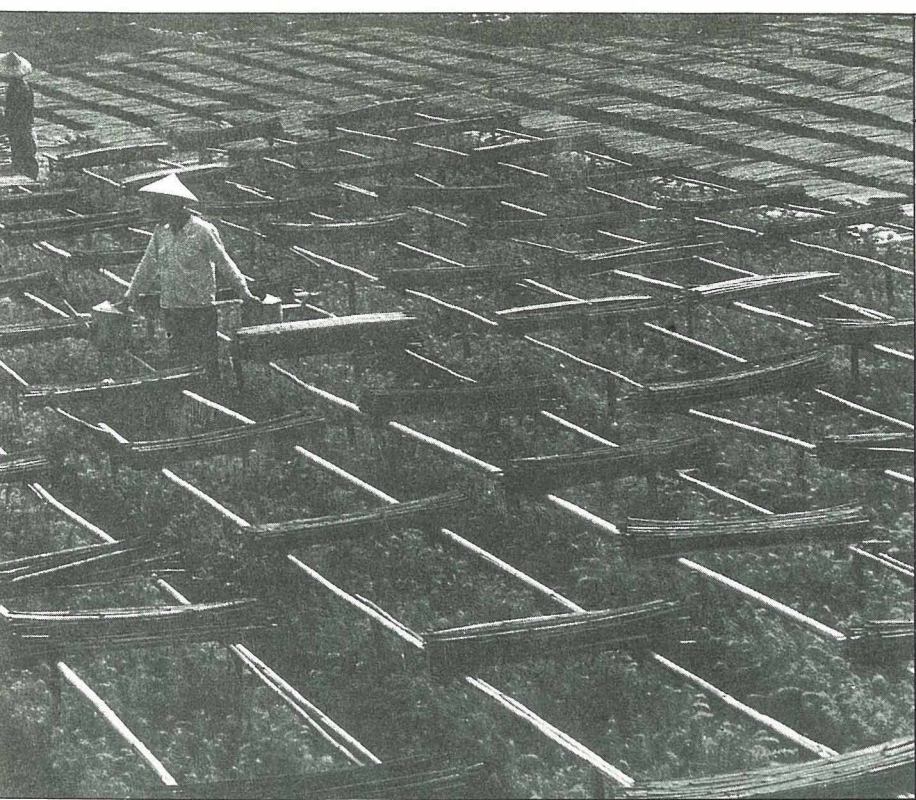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我大學畢業，服完兵役回台北的冬天，空軍總部附近的仁愛路上，剛剛新栽一株一株大約五公分粗、一公尺半高的樟樹苗。樹苗的幹莖外面還仔仔細細地纏著一圈圈螺旋狀的粗麻繩，大約是為了保護嚴冬的寒流吧。我看著纖細的嫩幹枝梢上，頂著幾片小葉子，在寒風中有點畏縮

於空曠的仁愛路八線車道上，並不十分起眼。

我愛上 台北植物園的綠意

服完兵役出國流浪天涯的十年後，我又在冬天回到台灣。我忽忽的放下行李，再度去看記掛的仁愛路上的那群樟樹朋友。整齊與劃一的樟樹，有若身著草綠制服的軍隊，任由我打它們面前檢閱而過，在微風與斜雨中輕輕的跟我打招呼。纖細的幹莖與零落的小葉，已被粗壯的軀身與茂密的亮葉取代了。不過十年的功夫，冬天已經沒有往昔蕭瑟的冷峻了。十年可以樹木，仁愛路的樟樹告訴了我這句話。

敦化路上也有寬廣行道樹林，因為我出國以前不常走過，所以不知道栽植的日期。我出國的國際機場還是今天台北市的松山機場，不過對敦化路並沒什麼深刻的印象。我相信，二十幾年來，台北市的行道樹，一排排的站



苗圃中培育出來的是品質劃一的同一樹種，就好比農場培養出來同一品系的水稻、肉雞一樣，砍不砍樹與保育品質無甚關係。

仁愛路上的樟樹朋友

樹是有生命的，樹是有尊嚴的，市民晨昏與大行道樹相處，對行道樹生情日久。即使十分贊成拓寬馬路，仍然不能忘懷昔日朝夕相處，且已成為生活一部分的行道樹了。何況許多人在近年自然保育熱浪的薰陶下，保留行道樹的生命與保育自然幾乎劃上等號。行道樹只能遷移，不能砍掉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，雖然愛樹與自然保育有相當的差異。

然而，在有限的都市空間，因為人口增加，商業交易頻增，交通量增加，拓寬或重整馬路或許是無奈中的無奈，原有的行道樹便首遭移除的命運了。如果不考慮費用，遷移是無奈中尚可接受的解決方式，是平衡心境的好方法。雖然在移樹過程中，截肢斷根造成令人心酸與不忍的模樣，但是好歹樹的生命總算維繫住了，也好安了大家的心。

移植行道樹是否就達成了自然保育的目的，這就有待檢討了。一般的行道樹來源是從苗圃中培育出來的，講究的是品質劃一；也就是同一品種的苗，樹型相近與大小相差不遠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，營養繁殖（插穗、壓條、組織培養……）或購自種緣相近的種子來繁殖是常用的手段。因為用這手段培育出來的苗木，種的基因歧異度不會增加或相差不大。推廣栽植這種苗木，即使數量龐大與面積遼闊，將來砍不砍掉這種樹是與保育品質無甚關係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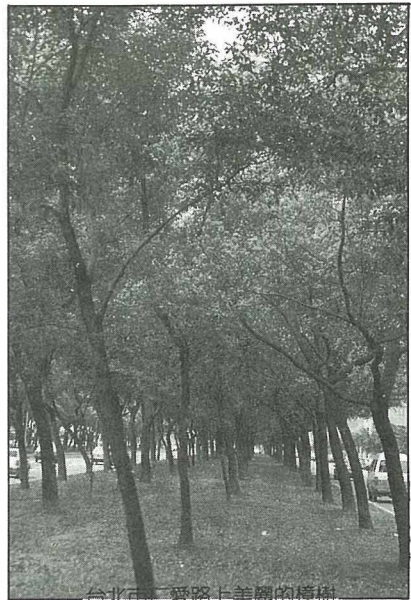
了起來。從苗圃裡培養出來整整劃一，基因相同的營養系小苗，送到台北市，綠化了台北市，也清淨了台北市的空氣。

台北的市民，對行道樹有感情，對綠色的渴求有了更進一步的迫切。市民無法忍容與接受任何傷害行道樹的行為，尤其是已有三十年以上的大行道樹，更是愛護心切。

好幾次了，台北市馬路要拓寬的時候，最受困擾的一件事是老行道樹的歸宿。這根本不是一件太複雜的問題，但是在市民愛樹情結與保育的理念下，竟也成為市議會上一樁可供質詢官員的大事。

一般人的反應是：馬路要拓寬，大樹要移植，兩全其美。但是，移植大樹不是一件單純的工程問題。樹是有尊嚴的，更是有生命的，馬路底下還有龐大的根群，更是地面樹幹與枝葉的生活泉源。要移植一株大樹，事先要切根，遷移時要截肢，弄成根端

傷殘的模樣。遷樹的工程異常浩繁。截肢切根後的一棵三噸的大樹，加上帶土帶根，非得要大型起重機來吊起，要大卡車來搬運，移到新地點還得有充沛的水，



至於能否延命尚待觀察。每移一株大樹，不但所費昂貴，而且十分費時。因此，拓寬馬路之際，要不要遷移樹，還是砍樹算了，一直困擾市民也困擾主管單位。

他們正在移植一棵
「肯氏南洋杉」
切根後要包紮起來



「愛樹情結」 混淆了保育觀念

砍掉大行道樹是景觀問題，是倫理問題，不應該與保育扯上太大的關係。這好比一片綠油油的稻田，是由同一品系培育出來的，到了成熟季節，農民毫無生態保育上的負擔，一株一株的割下收成。誰談稻米的生命？稻子的尊嚴？收穫更與保育扯不上一丁點關係。市場上販賣的飼料雞，也是農場由同一品系飼養出來的，一批一批的屠宰出售，誰談那些雞的生命？那些雞的尊嚴？然而，換上是由苗圃培育出來，相同的品系的樟樹、菩提樹、重陽木，就有雙重對待的標準了，為了是什麼情結？

去年在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召開的地球高峰會議，其中一個矚目議題是「生物歧異度公約」的簽署，討論的對象是「熱帶雨林的保育，不是世界上大面積的人工栽植森林的保育。因為只佔全球陸地面積不到百分之七的熱帶雨林地區，生物品種便可能佔全球陸地生物種的一半以上。這龐大的物種歧異度與種內的基因歧異度，是保育的兩個目標。而人工栽植森林（與水稻田、甘蔗園、棉花田……一樣）的同一樹種間歧異度變異很小，不是保育上的重點，砍伐人工栽植林是景觀與經濟問題，是其他環境問題，不是自然生物保育問題。

我認為行道樹的遷移也是景

觀、財務問題，雖然是愛護行道樹，不忍砍除行道樹的愛物情操是完完全全值得肯定的，也是從這些情操著手可以培養愛大自然，尊敬生物的民族品質，進而逐漸會建立對自然環境的高尚倫理觀。因此，我不反對社會大眾愛護行道樹到不忍砍除因道路工程需要的行道樹。但是愛行道樹不可與保護自然生物混為一談的道理也相當明顯。

今年的植樹節又到了，何不在愛樹與栽樹之外，談談自然保育的真正涵意？建立理性又能推行的生態倫理觀呢！
(1993年1月14日於美國西雅圖)